

1923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
著名的神秘主义者

爱尔兰版《聊斋志异》。
各类乡野传奇，娓娓道来的神秘冒险。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凯尔特人的薄暮

【爱尔兰】W.叶芝◎著 颜爽◎译

· 叶芝卷 ·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凯尔特的薄暮

【爱尔兰】W.叶芝◎著 颜爽◎译

·叶芝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凯尔特的薄暮 / (爱尔兰) 叶芝著; 颜爽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2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ISBN 978-7-5502-4483-2

I. ①凯… II. ①叶… ②颜… III. ①散文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0885号

凯尔特的薄暮

作者: (爱尔兰) 叶芝/著; 颜爽/译

选题策划: 王成国 郎爱民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版式设计: 许 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0 千字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8.75 印张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4483-2

定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243832 4006586676



目录 *Contents*

- | | |
|---------------|------------------|
| 仙军出征 / 1 | 恶魔 / 39 |
| 关于此书 / 3 | 快乐与不快的神学家们 / 40 |
| 说书人 / 5 | 最后的游吟诗人 / 44 |
| 相信与怀疑 / 7 | 女王，精灵女王，来吧！ / 50 |
| 凡人相助 / 9 | 美丽而勇武的女子 / 53 |
| 幻视者 / 11 | 受蛊的森林 / 56 |
| 乡间幽魂 / 15 | 不可思议的生物 / 60 |
| 灰尘迷朦海伦之眼 / 21 | 书虫亚里士多德 / 62 |
| 羊骑士 / 29 | 猪仙 / 63 |
| 坚忍之心 / 32 | 一个声音 / 64 |
| 巫师 / 35 | 掳人的精灵 / 66 |



目录

Contents

- | | |
|--------------------|-----------------------|
| 不知疲倦者 / 72 | 食宝石者 / 97 |
| 土地、火与水 / 75 | 山之圣女 / 99 |
| 古镇 / 77 | 金色年代 / 102 |
| 男人与鞭子 / 79 | 抗议苏格兰人摧残精灵鬼怪之本性 / 104 |
| 懦夫 / 81 | 战争 / 108 |
| 三个奥伯尼与邪恶精灵 / 83 | 王后和愚人 / 110 |
| 鼓崖与罗西斯 / 85 | 精灵之友 / 115 |
| 幸运者的硬头骨 / 91 | 荒诞之梦 / 121 |
| 水手的信仰 / 93 | 在路边 / 131 |
| 天堂、人间与炼狱的密切关系 / 95 | 踏入薄暮 / 133 |



仙军出征

大军自诺科纳雷策马而来，
扫过克鲁斯-娜-贝尔的坟墓，
克伍特甩动流火的发丝，
尼亚芙呼喊道：“冲啊，向前冲！”
抛空你心中那凡俗之梦。
狂风唤醒，林叶旋动，
我们面颊苍白，发丝飞散，
我们胸膛起伏，目光闪亮，
双臂挥舞，颤唇呐喊。
假若有谁凝视我们冲锋的战队，
那我们便会来到他与他手中的劳作当中。

来到他与他满怀的希望当中，
大军日夜兼程，奔赴向前，
何处有希望如许，何处存正义如此？
克伍特甩动流火的发丝，
尼亚芙呼喊道：“冲啊，向前冲！”



关于此书

(一)

我曾像任何艺术家一样，期望通过种种美好愉快而意义非凡的事物，在这个创伤而笨拙的世间构筑一个小天地，并以自己的洞察力，向任何听到我的呼喊而看过来的同胞，展现一个真正的爱尔兰。因此我忠实坦诚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除了发些感慨之词，绝没有妄加臆想。尽管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想将自己的思想从农民阶层中抽离出来，这却反而容易让我故乡的男男女女、鬼魂或精灵们因我的观点而承受褒贬。一个人的所见所闻会构成他生命的丝线，假如能从繁复的记忆线轴上将这丝线细心扯下，任谁都可以用它随意编织出自己满意无比的信仰之袍。我也跟别人一样编织着自己的袍子，然而我只试图用它保暖，即

使难以合身我也同样怡然自得。

希望与记忆育有一女，名为艺术，她远居于荒野，在这里，男人们将战袍悬挂于树杈上，当作战旗。啊，可爱的希望与信念之女，请与我相伴，哪怕片刻。

1893年

(二)

我在旧版书上多加了几个章节，本该再多添上些其他内容，但往往随着年龄的累积，人的梦想便会渐渐褪去光泽；人开始将生活中执于双手之中，重视果实胜于花朵，这也许无可厚非，也并不算是什么损失。在这些新章节中，我跟之前一样，并无杜撰，除了一些评论之词，偶尔的一两句假话也是为那些不太擅长讲故事的人同内心的恶魔与天使做交易。或者诸如此类的，让它在邻里间变得小有名气。过一阵子我会发表一部大部头的书，在其中描述幻想中的联邦，我会尽力把书做得系统而精深，好向赞助人购买这一大把的梦想。

W.B.叶芝

1902年



说书人

一个叫帕迪·弗林的老人为我讲述了本书的大部分奇闻异事。他个子矮小，目光炯炯，住在巴利索代尔村一间透风漏雨的小屋里，他总是说：“这儿是斯莱戈郡最优雅——他的意思是如仙境一般的——地方。”然而在其他人的看来，这里还是逊色于德兰克里伏和德兰姆海尔。我初次见到他时，他正在煮蘑菇，再次见面时，他正躺在篱笆下睡觉，睡梦中还挂着微笑。他确实一向乐观快活，可是我透过他的眼睛（当那双眼透过布满皱纹的眼窝向外望时，就如兔子般迅捷）似乎能看到一份几乎与快乐相当的忧郁，那是一种极富远见的忧郁，与生俱来般纯粹，是动物们才会显露出的目光。

而其实他的生活中有太多沮丧了，年老、古怪和耳聋让他越发孤独，也时时处处免不了孩子们的烦扰。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

执着于欢笑与希望。比如说，他总乐于讲述圣科隆巴安慰母亲的故事。

“母亲大人，您今天过得怎样？”圣人问道。“感觉更糟了。”母亲如此回答。“那么愿您明天更糟糕。”圣人答道。第二天圣科隆巴再来时，两人又进行了如出一辙的对话，但到第三天时，母亲的回答是：“感谢上帝，感觉更好了。”而圣人回答她说：“那么愿您明天会更好。”他也热衷于讲述神之审判在末日同样微笑着奖励善良和谴责堕落，将堕落者抛入燃烧不尽的烈焰中这个故事。他有不少让自己或悲或喜的奇妙见闻。我曾问他是否看到过仙子，他这么回答：“我还没叫它们给烦够吗？”我又问他是否见过死神女妖，“见过的，”他回答，“就在河边，她还用两手拍打河水呢。”

短暂拜访过帕迪·弗林之后，我的笔记本几乎记满了他讲的故事和谚语，上面这段对话就是我从摘取的，并做了一点言语上的改动。现在望着这本笔记，想到那最后的空白页再也无法填满，不免懊恼。帕迪·弗林已经去世，起因是我的一位朋友送给他一大瓶威士忌，老人尽管一向从不醉酒，看到这么多好酒兴奋不已，一连几天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便长眠不醒。因为年事已高又生活艰辛，他的身体脆弱不堪，也不像年轻时那么经得住酒精的考验。老人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并不像一般人那么爱讲传奇故事，有关天堂和地狱、炼狱和仙境以及人间的故事他都能悉数向人道尽。他并非生活在狭隘的世界里，掌握的知识也毫不逊于荷马。也许盖尔人正应该经由他这类存在来复苏那古朴丰富的想象力。假如人们只借助符号和事件表达感情，那么何为文学？假如除了满目疮痍的人间，没有天堂和地狱、炼狱和仙境的存在，情感该如何传达？假如没有人敢于将天堂与地狱，炼狱与仙境相提并论，乃至将兽头安置于人身，或将人之灵魂锁进顽石之中，情绪又该如何表达？讲故事的人啊，让我们出发吧，捕获心灵所向往的一切猎物，再无所畏惧。万物皆存在，万物皆真实，而人间只不过是我們脚下的一粒微尘。



相信与怀疑

即便在西部的村庄，也有好些怀疑论者。去年圣诞，就有个女人跟我说她既不相信地狱的存在也不相信有鬼魂。她认为地狱不过是牧师为达到人心向善而编造出来的东西，而鬼魂也不会被允许随心所欲地“在人间到处游荡”；“但精灵是有的，”她又说，“还有小矮妖啦，水马啦，堕天使之类的。”我还遇到过一个手臂上刺着莫霍克土著文身的男人，这个人在两种想法上跟那个女人几乎如出一辙。不管人们怀疑多少东西，只有精灵的存在从不会被怀疑，因为那个手臂刺着莫霍克文身的男人对我说：“它们理所当然地存在。”对此即便官方也如此深信不疑。

大约三年前，在本布尔本山临海的格兰奇村里，有个当用人的小姑娘一夜之间突然不知所终。事情很快在邻里间引起了骚动，因为有传

言说她是让精灵掳走了。据说一位村民费尽力气想救回小姑娘，而最终精灵们占了上风，消失而去后让他手中空空如也，只剩一支扫把。当地治安官参与调查，立即下令逐户搜查，同时奉劝村民们烧掉女孩儿失踪那块地的全部豚草，因为豚草一向被精灵们视为神物。村民们整夜焚烧豚草，治安官则在一旁不停地重复咒语。故事还说，女孩儿在翌日清晨时终于被发现，当时她正在田野里来回游荡。据她本人的描述，精灵们带着她骑着一匹仙马走了很远距离，最后她看到一条大河，当时竭力要救她回来的人正乘着小船顺流而下——这就是精灵们令人眼花缭乱的魔力。一路上，精灵们还提到村子里几个不久于人世的人的名字。

也许治安官的做法是对的。对于某些非理性和仅有一点真实性的事物，比起为了否定而一并否定真理和谬误，更应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照此行事之时，我们没有一盏烛火来引路，甚至没有一团微弱的鬼火在面前的沼泽起舞，只能在各类鬼魂栖息的荒芜之地蹒跚前行。除此之外，加入我们在壁炉里和灵魂中点燃一小簇长明之火，并张开双臂来欢迎一切优秀生灵来取暖，无论面对恶魔还是幽灵甚至是恶魔本身，都不愿言辞激烈地呵斥“你走开”，那我们是否还会遭到巨大不幸呢？我们在言行上中规中矩，如何知道自己身上的非理性就不比别人的真理更胜一筹呢？因为那非理性早已在壁炉和灵魂里获取了温暖并随时准备迎接真理的野蜂前来筑巢，酿造甜蜜的蜂浆。野蜂啊野蜂，请再度降临人间吧！



凡人相助

我们所耳闻的古诗中常有凡人被掳去协助神明作战。比如库丘林在希望之乡帮助女神芳德的妹妹和妹夫推翻另一个族群，从而一度赢得女神的芳心。我还听说，如果没有凡人在一方相助，甚至打不成曲棍球，而被精灵占据肉身的人或器物，就像讲故事的人所说的，本人则在家中酣然大睡。没有人身相助他们也只不过是影子，甚至没法击球。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戈尔韦郡的湿地散步时，看到一位容貌严肃的老人正忙着挖沟渠。朋友听说这老人曾亲眼目睹过一桩怪事，我们两人最终还是让他道出了整个故事。老人童年时候，有一天跟三十来个男女老少一起干活，那地方远离蒂厄姆镇，在诺科纳格附近。没干多久，大家都注意到了大约半英里之外站着约150个精灵。据他描述，其中有两个身着当时人们穿着的深色衣服，相隔大概有100码。其他的精灵则都身着各色

衣服，有的是弧形花纹，有的是格子上衣，还有一些穿着红色马甲。

他看不清精灵们到底在做些什么，说不定都在打曲棍球，因为“他们看似是那样”。精灵们时而会消失不见，这时候他就敢打赌他们会从那两个穿深色衣服的精灵身体里再钻出来。这两个人身材和常人相当，其他人却略显矮小。看了大概半个小时，他和同伴的雇主就挥起鞭子吼了起来：“加紧，加紧，要不然完不成了！”我问他，这个人是不是也瞧见了精灵，“哦，对，不过他可不希望付了工钱活儿却干不完。”他急催着大家加紧干活，以至于没人注意后来精灵们到底怎么样了。



幻视者

一天晚上，有位年轻人来到我的住处看我，跟我聊起了关于人间与天堂的创造之类的话题。我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我们上次见面之后他写了不少诗，也画了好些神秘图案，近来却既不写诗也不作画了，他担心艺术家这种情绪化的生活会对自己不利，因此全身心都投入到塑造自己的心智上了，希望变得坚强有力，精力充沛而沉着稳重。不过他会兴致勃勃地吟诵起自己的诗篇，而那些全然刻印在他脑中的诗句，其中有些事实上从没记录下来过。那些诗句带着狂野的律动，如狂风扫过芦苇一般（这句话我很久之前便写了下来。现在看来，这份悲伤似乎属于这世间所有保有远古情怀的人们。我不再像过去那么迷恋于种族神话，但仍然原封不动地留下了这句以及其他类似的话。我们曾经深信的那些话，也许并没有让我们变得更睿智），在我看来正如内心的哀

伤在呼喊，如凯尔特人所憧憬的这世间从未目睹的无穷之物。我猛然发觉他似乎正热切地注视着周围。“你看见什么了吗，x？”我问他。

“是一个闪闪发光长着双翅的女人，身子让长头发盖住了，她就站在门口附近。”他这样回答我。“是不是某些活着的人想到了我们，这些想法产生了作用，就以这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这么问道，因为我很清楚通灵的方法以及通灵者的交流方式。“不对，”他回答说，“要是某个活人的想法我就该感觉到他施加在我身上真切的影响，我会心跳加速，还会呼吸无力。所以说这是个灵魂，属于某个死去或不曾活过的人的灵魂。”

我问起他的工作，得知他在一家大商铺做店员。不过他的兴趣却是漫步山间，跟那些半疯癫又通灵的农民聊聊天，有时又去规劝古怪并受良心谴责的人向他倾诉烦恼。一天晚上，我在他家拜访时，来了好几个人谈起他们的信仰与疑惑，而他的思维似乎带着屡屡光芒照亮了。他跟这些人对话时，时而眼前会出现幻象，有传言还说他会解读形形色色的人过去的经历，而且熟悉他们远方的朋友。因此面对这位古怪的老师，他们便会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他看似不过是个毛头小子，却比他们中最年长的人还要敏锐高深。

他对我吟诵的诗篇里尽显自己的天性和幻想。他相信自己有前世，时而向我讲述自己前几世的生活，时而又讲起自己交谈过的人，揭开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对他说我要写一篇关于他和这首诗的文章，他答复我说，如果其中不提及他的名字便好，因为他希望永远保持“默默无闻而客观超然”的状态。隔天他送来一捆诗集，还附上这么一段话：“这些都是你说过喜欢的诗篇的副本。我想我不会继续动笔写诗或者作画了，我准备投入到另一种人生的轮回之中。我要让自己拥有坚强的根枝，而现在还不到我长叶开花之时。”

这些诗句都竭力在朦胧的幻影中捕捉某种高深而难以触摸的情绪。